

余邦达

我在故宫
鉴书画

徐邦达

曹鹏 著



我在故宫鉴书画

徐邦达

曹鹏 著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徐邦达：我在故宫鉴书画 / 曹鹏著. —北京：化学工业出版社，2019.1

ISBN 978-7-122-33478-7

I . ①徐… II . ①曹… III . ①徐邦达 (1911—2012) —传记 IV 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86635 号

责任编辑：郑叶琳 张焕强

装帧设计：水玉银文化

责任校对：王 静

出版发行：化学工业出版社（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）

印 装：中煤（北京）印务有限公司

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 12 字数 116 千字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购书咨询：010-64518888

售后服务：010-64518899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ip.com.cn>

凡购买本书，如有缺损质量问题，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。

定 价：9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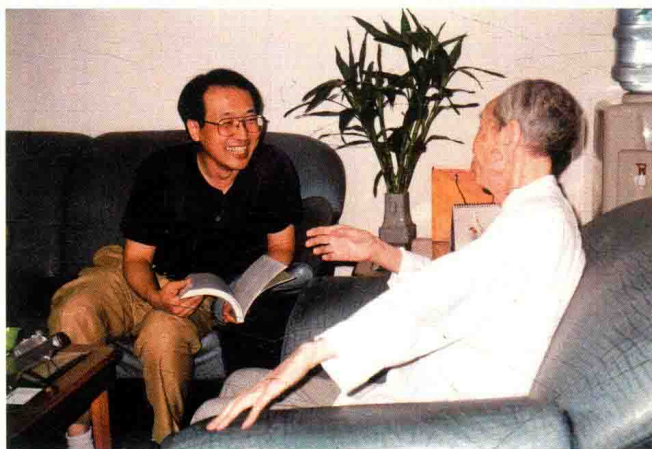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

徐邦达

(1911-7-7—2012-2-23)

字孚尹，号李庵，又号心远生，晚号蠨叟，祖籍浙江海宁，生于上海。中国书画鉴定专家，曾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、杭州西泠印社顾问



◇ 本书作者访问徐邦达先生

在学术界与收藏界，徐邦达先生是公认的权威书画鉴定家，代表了20世纪国家书画鉴定的高水平。在徐夫人滕芳七十大寿的贺诗中，我曾把徐先生称为“国眼”，后来也被许多传媒采用了。

非常幸运的是，五十多年前，我就有机会聆听徐先生讲授书画鉴定。那是1962年秋季，我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读本科，主持系务的金维诺先生先后请来两位书画鉴定家讲课。张珩先生两讲，徐先生七讲。

徐先生的七讲，头两讲是概论，后五讲是按时代谈代表性画家作品的真伪。在概论部分，他指出：鉴定时代和真伪，靠画本身和旁证。就画本身而言，主要是形、构图、笔墨、纸绢的材料与气色。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三点。

一是鉴定主要看笔墨。最近去世的方闻，主张山水画断代靠空间结构的分析，徐邦达更重视笔墨，尤其是用笔。他说构图可以模仿，用笔最易流露个性，用笔才是鉴别真伪最重要的方面。不过他也指出，画家一生有变化，工具不同也会影响效果。

二是鉴定方法的鉴与考。他指出，鉴是从画本身入手，是眼看，靠比较，用实物比较容易，用记忆比较困难。比较要懂得同中之异，异中之同。考是找旁证，包括别人题跋、收藏印记、文字记载。书本与实物印证，证据可靠，才能下断语。

三是书画鉴定的四必与四忌。四必是：一必须懂得衡量艺术水平的标准；二必

须懂得书法篆刻；三必须多读书；四必须懂得各种法门，包括人事关系等活知识，知识越广越好。四忌是：一忌门户之见；二忌臆断无据；三忌抓住一点，不及其余；四忌好即真，坏即假。

1965年大学毕业以后，我被分配到吉林省博物馆。后来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，文物工作恢复，我经手收回了故宫流散书画中的《吴睿隶书词本元张渥九歌图卷》。结合研究元代人物画，我写了关于馆藏《归庄图》与《九歌图》的文章。

因为工作需要，1973年我来京访问徐先生，告诉他我在研究张渥多本九歌图的鉴考结合中，发现他编写的《历代流传书画编年表》张渥条目有疏误，把《墨缘汇观》著录的吴睿隶书词本当成了《过云楼书画记》著录的吴睿篆书词本了。

我的研究得到他的首肯与欣赏，还写了一首词给予鞭策。词曰：“三风复寻踪，颠米情融。越筠万杵墨华浓，有口能谈难笔到，一戏何空！疗术说龙宫，乌帽来东，金题玉躞鉴谁同，认是六朝排典午，真笑扬雄！”意思是欢迎我来京乃至故宫工作。

后来，他不但借给我《故宫书画清点目》手稿（即后来修订出版的《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》）与大量未发表的手稿（后来分别以《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》《古书画伪讹考辨》出版）供我研习，而且联合金维诺先生推荐我到文物出版社工作。

从我回京工作到攻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，从请他再度来系讲座到1985年

在美国陪同看画，我受教于徐先生的机会很多，收获累累。这里谈几点最深的感受。

一是丰厚学养与交游。我发现，他的友人不少是书画诗词的专家。我到他府上看望，有时他正写作与周汝昌唱和的诗词，有时在座的是戏曲作家诗人吴白匋，还有一次是遇到画家陆俨少刚要离开，徐先生专门为我讲述了陆俨少笔墨的高妙。我深感，他的鉴定眼光，不仅在于他常年工作于故宫，看得多，而且与学养关系极大。

二是精熟书画风格史。20世纪80年代，他在中央美院美术史系授课，在讲书画鉴定之前，专门讲了书画源流发展。不同于美术史专家之处，在于徐先生偏重于形式风格的发展演变，既视野开阔、不限于主流，又在视觉特点的把握上非常精准。比如，他对我们当时忽略的明末清初黄道周、倪元璐等人极端不求形似的文人画，即点破是文人书法家的余兴。

三是鉴定的“样板”理论。他在80年代的讲课中，对于“鉴”，也就是“目鉴”，提出了确立“样板”的理论。大意是，对于各家作品，经过精细的研究后，要在心目中确立“样板”，作为日后鉴定的依据。“样板”也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正。这一提法，总结了在“目鉴”中进行风格比较的经验，很有实际效用。

四是《古书画鉴真》编纂计划。1977年，徐先生拟了一份“《古书画鉴真》编纂由起和具体计划”，上报给单位，给了我一份副本。计划分书法和绘画两部

分。各家都有图片与文字。图片收入各家一生各时期的代表作品，包括失败之作、代笔和伪好物，附以款式印记原大特写，以便作为鉴定的依据。文字包括传记、前人评论，画家诗文选要，作品著录，编者鉴定意见。该书虽然未按原计划出版，但主要部分后来都以其他形式得以问世。原计划的绘画图片，已见于后来出版的《中国绘画史图录》（上下册），只是经过了压缩。含真伪代笔的作品图片，包括传记、著录、编者意见，则见于后来出版的《古书画伪讹考辨》与《古书画过眼要录》。

五是治学的严谨求精。1985年我随谢稚柳先生、徐先生一行到美国各大博物馆看画，认真记录鉴定意见，成《访美所见书画录》稿本。当时徐先生就认真审阅，加以订正。比如纳尔逊博物馆的《任仁发九马图卷》，我记录为“徐老：真迹。任氏早期作品，与故宫《出圉图》同一时期”，他审定后改为“真迹，泰定甲子作”。

归国后，他又要去稿本，进一步修改补充，对于纳尔逊博物馆的《夏圭山水四段卷》，我记录为“徐老：可能为夏圭”，他改定为“真，未有夏款”。对于同馆的《李嵩明皇斗鸡图团扇裱轴》，我记录为“款作‘三世待诏李嵩画’”，徐先生在美国时补充了“小真书一行”，回国之后又用红笔加注“‘三世’可疑”四字。

曹鹏博士在《中国书画》做主编时，经常发表对大学问家的访谈。可以看出，访谈之前他做了充分的准备，提问都很内行。无论是访问饶宗颐，还是访问徐

邦达，都能够既注意学术性，又很有可读性，充满引人兴味的细节，写入轶事与趣闻，以便把专业的学问通俗地介绍给广大读者，唤起他们收藏、鉴赏和治学的兴趣。

这本书，根据对徐先生的访谈，又编入作者的有关成果，计划面向热爱收藏的读者。蒙他抬举，邀我作序。我曾受教于徐先生，也写过《徐邦达与书画鉴定学》，正好借此补充一点亲身经历的史实和个人感想，聊作引言。请诸位看看本书，必有更多收获。

薛永年

2018年10月

这本书是2012年版《徐邦达说书画》的增订版，全书由三章扩充为七章。在过去这几年，徐邦达的著作与张珩的著作陆续得以整理出版，为了解认识徐邦达的书画鉴定成就提供了更多的一手材料。不过，和徐邦达先生的成就相比，介绍或研究其生平与学术贡献的图书实在是太少了，这可能是因为古书画鉴定的专业性太强、门槛过高。这本拙著谈不上学术性，只是对徐邦达的古书画鉴定事业做一番介绍，如果说有史料价值的话，那也是“徐邦达访谈录”部分，这大概是已发表的篇幅最长的关于徐先生的访谈录。

徐邦达的书法与绘画造诣也极高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鉴定家徐邦达先生已经心满意足，所以对书画创作采取的是低调姿态，以至于一般人只知道鉴定家徐邦达，不知道徐邦达同时也是书画家。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徐邦达先生，本书收录了他的一些书画作品作为插图。

现在徐先生已作古，盖棺论定，可以说，他的一生，是勤奋治学、认真著书立说的一生，也是烟云供养、得见古今名迹的一生。作为一个富家子弟，徐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顺利地参加工作，如愿以偿地进入故宫博物院从事专业书画鉴定研究。他热爱书画，把从事鉴定、观赏与写作视为莫大的乐事，而不是繁难的任务。徐先生一辈子都没委屈自己，真正做到了“游于艺”。可以说，书画收藏鉴定研究是徐先生最大的享受；他也确实很善于享受，甚至把享受提升到艺术的高度。

在我所认识的前辈名家中，徐邦达先生是最会享受的。我认为从事收藏还是把收藏当成享受才是最高境界，所以，玩收藏、搞收藏、研究收藏的都该向徐邦达先生学习——徐邦达先生的学问与成就博大精深，一般人不见得学得来，但是，徐邦达先生善于享受、精于享受的生活方式、工作与事业观，却是谁都可以学习的。

在此特别感谢薛永年先生。薛永年先生在病床上通读拙稿之后，认真指出、校正了多处差错，并撰写了长篇序言。薛永年先生受业于徐邦达先生，师生情深，所记所述内容，对从事书画鉴定的专业人士是重要文献。

曹鹏

2019年1月于北京闲闲堂

余卯大：史王文宮卷五回

第一章

徐邦达搞鉴定：一半靠眼力，一半靠学问

001

第二章

徐邦达：书画鉴定一代国手

019

第三章

“我在故宫鉴书画”——徐邦达访谈录

047

第四章

张珩与徐邦达的交往

103

第五章

徐邦达为何骂乾隆是浑蛋

127

第六章

徐邦达《古书画鉴定概论》校改稿过录记

141

第七章

徐邦达给收藏鉴定爱好者的启示

157

后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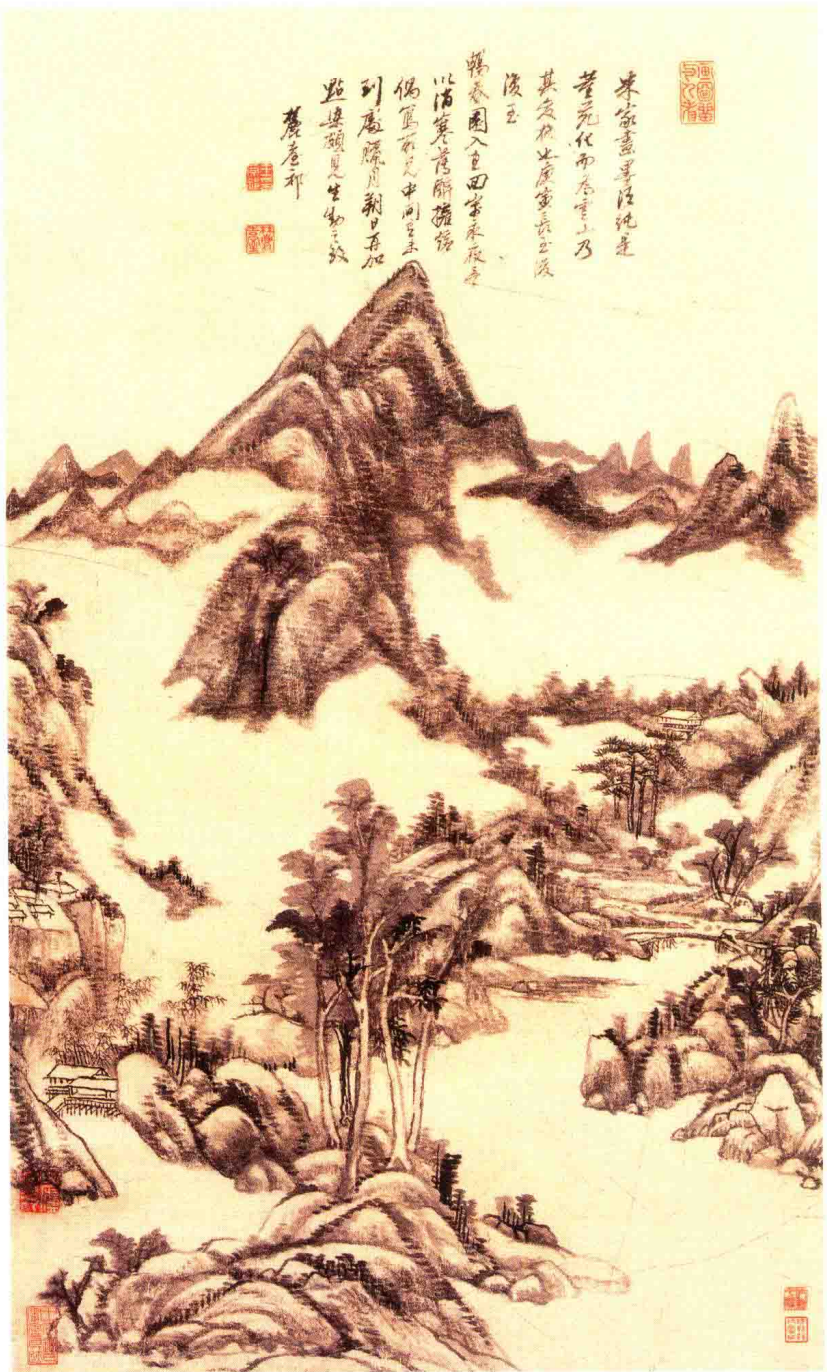
172

第一章

徐邦达搞鉴定：

一半靠眼力，一半靠学问

徐邦达：我在故宫鉴定书画



◇ 徐邦达审定 王原祁 仿米云山图

作为鉴定家的徐邦达，在世时其权威名望达到被崇拜者神化的程度。他的鉴定神功，一半靠眼力，一半靠学问。

眼力是靠积累练就的。从事收藏鉴定，看的东西不够多、看的不够精，就谈不上眼力。因此，要有眼力，先得有眼福。传世的书画珍品、精品看得多，看得熟，而又记忆力过人，才会培养出眼力。徐邦达在书画鉴定专业，有着极过硬的资本：在青少年时期热爱书画刻苦学艺，画艺书艺精湛，对绘画与书法的技巧法则与风格样式有着细致入微的了解。（其学生王连起说：“徐先生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是成名的画家了，其书法笔法变化之丰富，亦为当代少有。”见《书法丛刊》2017 年第 6 期。）并且在三四十年代财富最集中、民间书画收藏也最丰富的上海从事专业收藏研究，有吴湖帆为师，有张珩为友，对民间的传世古代字画见识得比较多，可以说打下了眼力的底子。不交学费是学不会书画鉴定的，一般人又交不起这笔学费。作为富家阔少的徐邦达在 1929 年花 20 两黄金买了一幅王原祁的山水，事后被证明是赝品，这颗苦果让徐邦达受益终身，让他不敢轻视书画鉴定，不敢大意，从此苦下功夫，养成了严谨认真的学风。事过 71 年，2000 年已九旬高龄的他又以高价竞得一幅王原祁的作品，既是出于对王原祁画艺价值的推崇，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对青年时期交的那笔学费不能忘怀。

在国家文物局成立后，徐邦达成为国家文物局专业分管书画的文物处秘书，而后又供职于故宫博物院，进入国家重点工程的“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”成为鉴定专家，靠着红头文件，执行国家的任务，轮流到各地巡视各大博物馆的书画藏